

海韻文藝副刊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千五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恆心的微光

王璋璋

當人們因利逐爭, 競相追逐權力、金錢的光輝時, 能堅守自身本質、不迷失方向的人; 當人們隨波逐流、隨環境而變化, 能保持初心、不失去內心純淨的人——他們如同深夜的燈火, 雖然微弱, 卻散發出恆久的光芒, 彷彿永恆的守望者, 點亮人們心中的黑暗。

這份光明, 像是夜空中的星辰。相比于燦爛的陽光, 它們微不足道, 卻總能在夜幕降臨之時閃爍出獨特的美麗。它們並不炫目, 卻堅定地在天際守護著。這種光芒是孤獨而寧靜的, 是屬於內心深處的堅守。星辰的光亮不會因外界的喧囂而改變, 正如那些在追逐物慾中迷失的人, 而那些始終保持內心清淨的人, 心中的光芒猶如這片天際中的星辰, 雖遠卻持久。

在漫漫人生路上, 我們會遇到各種

誘惑與挑戰, 內心的堅定尤為可貴。那些始終堅守自身原則的人, 他們心中有一束光明, 無論外界如何喧囂, 他們的光芒依舊。正如在喧囂的鬧市中, 偶爾可以看到一個專注于手藝、不為外界所擾的匠人。他們的工作或許並不顯赫, 卻將對工作的熱愛融入每一個細節之中。這份專注和不為所動, 便是一種恆心的微光。

光明還閃耀在危險的土地上。特蕾莎修女在戰亂、貧窮和苦難的地方, 給予最需要幫助的人無盡的愛。她說: 「我不能改變世界, 但我可以用我的愛, 溫暖一個人。」面對貧窮和病痛, 她沒有退縮。她的堅守如同黑夜中的微光, 雖渺小, 卻是無數人心中的希望。

正是這些守望的星辰, 讓人們在動盪中看到了人性至純至真的光輝。無數的人在追求利益、攀附虛榮, 但這些星辰, 那些不為外界所動的心靈光芒, 依然閃爍, 指引人們走向光明的未來。

在市井喧鬧的街頭, 那位為孩子們

上課的老師, 用知識去點燃孩子們心中的希望, 他並不為外界評價所動, 只是堅持每天用心教育, 點亮孩子們前行的道路; 在病房裡, 那個默默守護病人的護士, 她或許不會因工作受到褒獎, 但她依舊每天微笑著面對病人, 將內心的光芒散播在病房中的每一個角落。

在無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 那些微小而堅定的行為, 都是一種光明的守望。這種光明或許不耀眼, 卻在一點一點地改變周圍的世界。那些默默守護自己職責、不為名利所動的人, 正是夜空中最真實的星辰, 雖然微弱, 但不可或缺。

心靈的光芒, 如同夜空中的星辰, 點亮了一個又一個孤獨的夜晚, 它不為喧囂所動, 不為虛名所惑, 只是在靜靜地發光, 守望著屬於它的那一片天地。即便周圍一片黑暗, 即便前方充滿迷茫, 但只要心中有一份光明的守望, 我們便能在無盡的黑夜中找到方向, 走向未來的光明。

河南臨汝風穴寺

李肖容

去河南臨汝, 不可不去看看千古名剎——風穴寺。

風穴寺位于千峰簇擁、萬柏蔥蘢的風穴山, 在一座山崖間, 有一個頗為奇怪的石洞。洞很深, 可通遠處。每當大風將起, 洞內便發出雷鳴般的吼聲, 頃刻間, 風從洞中衝出, 猛不可當! 風穴山即由「風穴」得名, 山中古寺香積寺也就稱為風穴寺了。

古寺創建於北魏時期, 迄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歷史。和我國一般的佛教寺院不同的是, 風穴寺沒有明顯的中軸線。殿堂樓閣, 依山趁勢, 高低參差, 錯落有致; 顯得很有生機。

穿過保持著金代木結構建築風格的中佛殿, 就到了「七祖塔」前。據有關專家說, 國內保存完好的唐塔, 目前只有六七座了, 這個「七祖塔」便是其中之一。此塔為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 朝臣崔相國、李使君率門徒等為「貞禪師」而建。「貞禪師」游化四方, 一日偶然來到風穴寺, 見四外水秀山清, 於是卓錫下榻。

他與當時汝州太守結為密友, 並大修殿閣, 廣植柏樹, 使風穴寺空前壯觀。貞祥師圓寂後, 人們營塔紀念, 唐玄宗賜號曰「七祖塔」。塔呈四方形, 上下九層, 高二十多米, 其勢挺拔、古雅, 造型別緻, 略呈拋物線形的外輪廓, 給人以柔媚流暢之感。

走過一條青石甬道, 再往前就是「接聖橋」了。當年乾隆皇帝大駕光臨時, 寺內住持和尚愁休, 親率眾位弟子躬迎。乾隆見愁休手中的龍頭拐杖以新竹製成, 很是別緻, 便隨口問道: 「愛卿手持何物?」愁休答道: 「此乃新制龍頭拐杖, 萬古長青, 恰像我王江山, 千秋永固!」原來這位大和尚曾在翰林院任職, 雖皈依佛門, 仍深通阿諛之術。只幾句話, 引得乾隆大悅, 不但將隨身帶來的佛珠、如意鈎等賜給他, 還親書了「大雄寶殿」、「千古香煙」匾額兩方。從此, 這座極為平常的石橋, 就被命名為「接聖橋」了。

登上寺院西北峰頂的「望州亭」南眺, 東西兩山夾峙, 中留罅隙, 狀若門闕; 門闕之外, 天廣地闊, 蜿蜒如帶的汝河, 綠樹掩映的汝州城, 皆朦朧可見。

寺外的塔林有各種形態的歷代壽塔一百多座, 數量之多僅次於嵩山少林寺。其中東山狀元峰上, 有清代「奎光塔」一座, 每至傍晚, 霞光斜射, 塔中紅明, 就像點燃了一盞燈, 景觀十分奇特。

燃燒的楓葉

張偉超

我不知那棵樹是何時佇立于樓下的, 只記得是在某個清晨, 父親送我上學時, 才猛然發現樓下的樹已變了模樣。父親輕聲告訴我, 那是一棵楓樹, 已經移來許久。

初春的楓樹, 並不起眼。週遭的樹木已換上了春的盛裝, 嫩芽初綻, 花朵點點, 競相鬥艷, 吸引著每一雙路過的眼眸。而楓樹, 則像一位內斂的詩人, 靜靜地佇立在這春日的舞台邊緣。它的樹幹依舊筆直堅韌, 但枝頭那稀疏且蜷縮的嫩綠芽葉, 彷彿仍徘徊在冬日的余寒中, 半掩在略顯蕭瑟的枝丫間。

父親告訴我, 當秋天來臨時, 楓葉會如同火焰般絢爛, 將整片天空都染上火紅的色彩。到了那個時節, 看遍層林, 滿

眼便都是那唯一的楓了。于是, 每天上學的路上, 我總纏著父親, 讓他將我高高舉起, 以便我能夠更仔細地觀察那楓葉的舒展與變化, 心中懷揣著對那漫天紅葉的無限憧憬。

楓樹那嫩綠的小芽, 在夏日的微風中, 如同搖籃裡的嬰兒般輕輕搖曳著, 在陽光的輕撫下, 漸漸長成飽滿的深綠。隨著季節的更迭, 楓樹那深綠色葉片邊緣, 便被秋天的畫筆點點暈染成淺黃色, 再逐漸過渡到璀璨的金黃。終於, 那楓葉彷彿被秋日的暖陽點燃, 熾烈地燃燒起來, 紅得絢爛奪目, 如火如荼。在它們隨風的輕舞間, 那一片小小的天空, 都染上了楓葉那獨有的紅。

每年, 父親總將我高高舉過頭頂, 讓我盡情欣賞楓樹的變化。時光便在我們的不經意間, 悄然流逝著。往昔, 我總是仰起頭, 癡迷地凝望那片片楓葉, 隨後又興奮地伸出手, 試圖觸碰那湛藍天空。在父親的堅實托舉下, 那天空, 似乎也變得觸手可及。

然而, 就在那一天, 當父親再次將我高高舉起時, 他的雙手竟微微顫抖起來。我低下頭, 目光落在父親那斑白的髮絲上, 這才猛然發現, 那秋天的畫筆, 不僅為楓葉染上了絢爛的色彩, 也在父親的髮絲上塗抹著一層層的銀白。我恍然驚覺, 父親已然不再年輕。

總覺得楓樹是勇敢的, 當別的樹葉仍在枝頭貪戀猶豫時, 楓葉卻在秋風中盡情燃燒, 綻放著短暫卻絢爛的光彩。它盡點亮了整片天空, 隨後又痛快地從樹枝間飄落, 安詳地躺在泥土的懷抱中, 靜待著時間將它化為一捧捧滋養生命的養料。

時光的長河, 沖刷出無數美好的瞬間, 卻也留下許多無法挽留的遺憾。我不記得那棵楓樹具體是在何時被挪走的, 只清楚地記得, 在那個被應充滿生機的春天, 它光禿禿的枝丫上, 並沒有迎來那些嫩綠色的小芽。

一棵櫻花樹佔據了楓樹原來的位, 不知為何, 這棵櫻花盛放得格外熱烈, 它那紅白相間的花朵, 宛如絢爛的雲霞, 總能吸引行人的駐足。有時, 我不禁會想, 或許正是因為它深深地汲取了楓樹用生命化作的養料, 才能綻放出如此非凡的光彩。

于是, 當我再次凝視那櫻花時, 竟在恍惚間看到了楓葉那獨有的紅。

後來, 父親永遠地留在了舊日的時光裡, 成為我心中永恆的回憶, 不斷在我的腦海中激起層層波瀾。每當櫻花盛開, 我就會想起那棵楓樹; 而每當想到那棵楓樹, 就會深感自己, 何嘗不是父親用他生命的養料, 所精心澆灌著的花呢? 每每想到這裡, 心中便湧起一股暖流, 似乎父親從未真正離去一般。



《廬山組曲》何以見證半個世紀的中美友誼？

——專訪中美民間外交協會副主席艾倫·魯茨

中新社華盛頓12月11日電 2024年11月15日, 中國南昌交響樂團與來訪的美國費城交響樂團在江西南昌聯合舉辦音樂會, 演奏了《廬山組曲》。該樂曲由美國著名鋼琴家弗蘭西絲·魯茨·哈登創作, 以紀念她的故鄉廬山。弗蘭西絲和她的丈夫曾於1972年應邀訪華,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首次演奏該曲, 並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

《廬山組曲》有著怎樣的背景故事? 魯茨家族與中國又有怎樣的淵源? 弗蘭西絲·魯茨·哈登的侄孫女、中美民間外交協會副主席艾倫·魯茨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講述《廬山組曲》的創作故事及魯茨家族與中國逾一個世紀的友誼。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 《廬山組曲》由您的先輩、生于廬山的美國鋼琴家弗蘭西絲·魯茨·哈登譜寫于1972年。今年11月15日, 《廬山組曲》在江西南昌再次上演。聽到這首樂曲響起時, 您有何感受?

艾倫·魯茨: 弗蘭西絲·魯茨·哈登和我的祖父是親兄妹, 她于1910年8月出生于中國廬山, 並在廬山度過了童年時光, 有很多中國朋友。在高中時她回到美國讀書, 後師從著名法裔鋼琴家施密茨, 並成為一名鋼琴演奏家。

以前在我們家庭聚會上, 弗蘭西絲經常會跟我們講起她在中國的往事。1972年《廬

山組曲》在北京首演時, 弗蘭西絲用中文說「將這首樂曲獻給全世界的中國人。」南昌交響樂團演奏《廬山組曲》, 是為紀念中美兩國人民友誼, 這也是弗蘭西絲的信念。演出當晚座無虛席, 觀眾對樂曲報以熱烈回應。能見到她的音樂在多年後依然得到共鳴, 是一件很震撼的事。

中新社記者: 弗蘭西絲·魯茨·哈登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創作了《廬山組曲》? 該組曲有什麼特別之處?

艾倫·魯茨: 弗蘭西絲一直熱愛中國, 魯茨家族與周恩來總理也有幾十年的友誼。1972年, 在美中關係開始「破冰」時, 弗蘭西絲收到來華舉行音樂會的邀請。弗蘭西絲認為, 她應該創作一首樂曲, 用她自己的方式紀念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

廬山一直是弗蘭西絲的靈感來源。在她童年的時候, 經常聽到修建廬山石階的石工吟唱的調子。這個旋律成了《廬山組曲》的主旋律, 貫穿6個樂章。《廬山組曲》中既有西方波爾卡舞曲, 也有中國民間音樂, 將東西音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1972年訪華期間, 弗蘭西絲重回了故鄉廬山, 她的母親就葬於此處。她在廬山最終完成這一組曲的創作。《廬山組曲》表達了弗蘭西絲對家人、故鄉和中國的熱愛之情。

中新社記者: 20世紀70年代, 鮮有美國人來過中國。弗蘭西絲和她丈夫1972年的中

國行對他們而言有什麼意義?

艾倫·魯茨: 1972年10月, 弗蘭西絲和她丈夫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鋼琴演奏會, 這是《廬山組曲》的全球首演, 許多美國媒體報道了此次音樂會。他們在北京得到了中國總理周恩來的接見, 返回美國後, 也在白宮得到了時任總統尼克松的會見。美中「破冰」對於弗蘭西絲而言是重大喜訊, 她终于可以公開表達對中國的熱愛。在她之後的所有音樂會上, 《廬山組曲》也成了必演曲目。

弗蘭西絲和她的丈夫是音樂大使、文化大使, 在那個特殊年代, 讓中國人民瞭解到西方音樂, 也讓美國人民瞭解到中國音樂, 增進了兩國人民間的瞭解, 打破了一些文化壁壘。

中新社記者: 您的家族與中國有著超過一個世紀的友誼, 這段淵源是如何開始的? 對您個人有什麼影響?

艾倫·魯茨: 我的曾祖父洛根·魯茨畢業于哈佛大學神學院, 他在1896年作為傳教士來到中國, 並成為幾個省的主教。他的事業後來發展到很多領域, 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幫助中國人民。洛根在中國認識了他的夫人, 並且生育了五個孩子, 他們都在中國長大。

我們家族很多人都會中文, 都有中文名字。在家族聚會上, 大家會回憶在中國的經歷。我的父親會講在中國上學、學習中國文化的趣事, 包括如何養蠶、繅絲等。在我長大後, 會想研究為什麼中國對他們如此重要? 他們在中國都做了什麼? 他們為什麼要去中國? 後來, 我成了我們家族歷史的研究者。

2020年, 在朋友的邀請下, 我決定將我

們家族歷史撰寫成書。整個新冠疫情期間, 我家客廳成了我的研究中心。我把所有信件、報紙、日記等展開, 仔細研究、記錄。我發現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有關先輩生活的細節, 一切變得更加真切。我細緻地瞭解到他們在中國歷經戰爭、饑荒、洪水的生計情形, 以及他們如何幫助當地人。2023年, 我出版了關於魯茨家族歷史的書籍《The Lushan Suite: A Love Song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他們的事跡讓我感動, 也激勵我在今天延續他們的事業。我希望能像先輩一樣, 做美中之間的橋樑, 增進雙方民間的互相瞭解。

中新社記者: 今年是中美建交45週年, 當前中美關係處在關鍵時期。在您看來, 民間交流會對兩國關係發展起到怎樣的作用? 作為中美民間外交協會副主席, 該組織的目標和理念是什麼?

艾倫·魯茨: 我認為民間交流至關重要, 能夠在增進兩國關係方面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我看來, 不論政治理念或是國別, 我們歸根結底都是人類, 有著同樣的追求, 都嚮往健康、成功、幸福。我們應該意識到不論美國人還是中國人, 都是有共性的, 並不是截然不同的。

中美民間外交協會由早先在中國生活過的美國人成立, 成立目的是希望可以發揮兩國間橋樑作用, 通過文化交流項目, 包括音樂、藝術、播客等, 打破文化壁壘, 讓美國人民更好地瞭解對方的想法和需求, 建立有意義的關係、找到共同前進的道路。

過去幾年, 中美關係遇到了一些困難。中美民間外交協會希望找到兩國民間的共通點和共同面臨的問題, 通過合作尋求解決方案。美國和中國不應該對抗, 而是應該合作解決問題。

金, 仁義風舉, 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 予並申謝忱。

吳章煥遺孀逝世

和訊: 故僑商吳章煥令德配, 吳府陳太夫人諱麗華(石獅坑東-杆頭)亦即吳雪龍, 雪中, 雪彪, 普明賢昆玉令慈, 不幸於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九日晚八時壽終於UST醫院, 享壽八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 軀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2-CATTLEA)靈堂, 擇訂於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一)上午十時三十分出殯火化於聖國聖堂。

王春雷家屬捐致公黨總部福利金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 本總部王文教主任春雷大哥, 不幸於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六時, 逝世於住宅, 得年四十八齡。雁行失序, 軀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王春雷大哥生前熱心社會公益, 關心洪門。

其哲嗣幼承庭訓, 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 特獻捐本總部菲幣二萬元作為福利基

訃告

李許淑霞 (石獅永寧港邊)

逝世於十二月七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大同(COSMOPOLITAN)殯儀館二號LOYALTY靈堂
出殯於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九時

施議傑

(晉江坑尾-英美)
逝世於十二月六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
出殯於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

莊吳月華 (晉江青陽三天天)

逝世於十二月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吳陳麗華

(石獅坑東-杆頭)
逝世於十二月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2-CATTLEA)靈堂
出殯於十二月十六日上午三十分